

游走大板巷

□南京 王亚芳

一大半的南京文脉,几乎都延续在巴掌大的秦淮地界。立在路口默念巷名,踩着石板细数砖瓦,闭上眼睛深深呼吸,从春秋吴越到明朝民国,都可以穿越过来和自己对话。

升州路上这条大板巷,因明代有商人在此经营木板而得名。大板巷不大:南北五分钟可直线走遍。大板巷很大,金银细工、秦淮灯彩、南京云锦、白局昆曲、中医匠人等在此集聚,非遗传承和现代潮品完美交融,文保单位和文物名单密度惊人。

朝凹进去的巷口探一探,便能发现青瓦方砖的民国建筑,庭院深深,幽静沉稳到不忍打扰。一抬眼,百年老字号立马让人勾联起如烟的往事,大红灯笼下面,小小顽童自顾自将长凳放倒,骑到凳上,欢乐无限。

巷中的客栈,也是古风飘香,跨进去一看,古戏台上的阿姨,正陶醉地拍照留影。一扇竹门内,曲友们正在聚会,透过光洁的门帘,戏迷们围坐一团,认真听花旦老师讲解如何网纱盘头。此情此景,我似乎已分不清今夕何夕。

继续往前寻味。在一家小店前驻足,门口两只花猫懒懒地晒着暖

阳,年轻女子坐在店里的长木桌前品茶,长木桌的肚内又分明是一个精巧的鱼池,几条活泼的锦鲤在潺潺流水中躲闪追逐。见我进来,女子微笑着起身招呼。

我也才发现,这是一家手工匠人的艺术陈列馆。紫砂、书画、拓印、香囊、木刻,皆有涉及。我便同她们聊起紫砂,自然避不开宜兴,也就顺势谈到了丁蜀。

我说:丁蜀有个做紫砂的光头大师,年纪不大,功夫很深,我曾经参观过他的工作室。女子眼神一亮:你说他啊,我们是很熟悉的朋友呢,只是很少有人知道,他最擅长的其实是一种类似于缸的紫砂器皿。

告别女子,继续游走,复兴书店的招牌赫然眼前。这是无论如何都要进去探一探的,毕竟,十多年前的南大西门口,在淘宝还未诞生的年代,一间逼仄的复兴书店,托起了多少学子的淘书梦。佩服书店的主人,一个不做学问的商人,偏能攒到多少研学人士梦寐以求的古籍资料,在那里经常能遇到淘书的南大的教授。

此刻,一位老者立在吧台里面,安静地摆弄着咖啡机。十多年过去,复兴书店迁址大板巷,也顺应时代潮流做成了书咖。我留心察

看店里的书籍,浓郁的学者书卷气丝毫不减当年,想要的古籍,基本都能寻到。

见我看得认真,老人家从里面走出来,跟我聊书,我不敢深聊,生怕自己才疏学浅被分分钟看穿。我只告诉他,十几年前,我是店里的常客。老者立马说道,你是文史专业的吧,南大的苗恒明教授经常来我店里淘书,有一阵他要红楼的相关研究资料,急疯了,我帮他搞到了。我们都笑了。临行,到底带走了三本书,老人家客客气气,打了很低的折扣。

出门又看到一个年轻的剪纸艺人,坐在推车边低头慢作,石板街过客来来往往,丝毫未影响清秀小伙的专注,人物头像,自然风景,民间桃符,在小伙子灵巧的手里跃然纸上。我屏住呼吸,悄悄按下了快门。

晃悠悠走回大板巷的出口,一面五彩花墙尽现眼前,再一看,竟是俏皮可人的油纸伞拼成。墙上四个艺术大字:心生欢喜。

好一个“心生欢喜”,平淡的日子里,我们似乎都在按部就班,又似乎都在翘首期盼。也许就在某一时刻,欢喜突然而至,人生的小确幸,又将激励着自己,相信一切都会柳暗花明。

迎来阳光美好

□南京 刘月雄

自从换了工作室,一桌一椅的小空间,因为有阳光进来,而成了我的“黄金小屋”。光线投到电脑上很刺眼,见我眯缝着眼,同事不解,干吗不能拉起窗帘?我笑着摇摇头,挂到窗前的阳光呼啦啦朝我扑来,孩子般欢腾,我有多么享受;此刻阳光在屏幕上撒欢,趁机藏起上面的字,那被藏起来沉默寡言的字,也憋不住笑得抖来抖去;阳光不时在我背上打滚;有时跟我耳语,“明天早点来咯”,一切都那么美好。

十几年来,我工作的地方一直是个大通间,只有一扇窗,关起门来暗黑如夜。靠窗的好位置,是某些人的专属,离我太远了,且靠近洗手间,每天闻着恶臭,我幽暗阴湿的内心已覆满苔草。

而今拥有一窗明媚,于我而言,就像冲开黑暗的蚕茧,快乐得飞起,哪舍得用窗帘遮挡?日子在我一天天的打量下,也愈发生动有

趣。

窗边,珠玉的叶子,晒得圆了,胖得发憨;粉色虎刺梅,一年四季,花深深浅浅地开着;青翠的文竹,也开起了米粒小花,不经意间好似把小心思抖了出来,躲躲藏藏,羞怯得让人怜爱。

因为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幽黑,才更加珍惜生活里的阳光温暖。人生莫不如此,正如若云老师所说:“天越冷,风越大,就越会感觉阳光的暖、花儿的美。”

回望2022年,四处乱窜的病毒拖长了疫情,日日夜夜,我们陷入无边的暗沉,也因此特别想念那些泛光的日子,才发觉曾经我们,在习以为常中忽略了多少如阳光般平凡而细碎的美好?

迎新之际,当抖落疲惫,每个人都有了破土而出的畅快。元旦下午,我和女儿挽起久违的闲适,去了玄武湖,沿着解放门,边走边说着话。门口处,有男孩开心叫道:

“妈妈,不用做核酸了哦”,还没说完就转身跑开了。迎面三三两两的人,口罩挡不住他们敞亮的笑,眼睛里蹦出明媚的春光来。天有些阴,天空、湖水和远处的紫金山都呈出烟青色,深浅不一,浓淡有致,水墨画般铺展于前,远远近近,各种造型的游船,黄色、蓝灰、粉色,还有不少泛舟游湖的人,和他们橙黄色的救生衣,在湖面上晃来荡去,划开串串灵动的音符;转头再看,紫峰大厦和周边高楼,都是淡淡墨色,独鸡鸣寺塔浓墨深沉,水面上摇曳起,它们深深浅浅、粗粗窄窄、长长短短,活泼泼的舞影;走近菱洲,湖边四五只黑色鸭在浮游,一只棕黄鸭低头喝水,不时地高高扬起黄黑色尾翅,一仰一伏,好似在自斟自饮,自得其乐。

我和女儿不约而同想到了,暮春时节“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的一群人,穿越千年,那些简单而细碎的美好,又回到了眼前……

慈姑

□宝应 陆金美

离开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后,我开始于每年春节前,怀念一种长相圆头圆脑,大的像拳头,小的如蛋球,每个头上还顶着一个芽,弯弯地翘着,好像春天池塘里顽皮的小蝌蚪。它就是——慈姑。

慈姑别称很多,有水萍、白地栗、芽菇等,因乃是草本植物,生在水田里,又称剪刀草、燕尾草。慈姑又可写作茨菰,但老家宝应人一直写之为“慈姑”。

《本草纲目》称“慈姑,一根岁生十二子,如慈姑之乳诸子,故以名之。”我家每年都长慈姑,我几乎不记得慈姑需要家人怎样伺候了。但我记得春天育苗,处暑时节移栽于大田里。慈姑秧苗在水田里健康生长,叶子慢慢由鹅黄变为深绿,长出晶莹的小白花,这时伸在淤泥的叶梗,不声不响地便将果实——

慈姑给结了。

挖慈姑最好在隆冬时节,此时水田里的慈姑秸秆枯败萎缩了,地下慈姑已经成熟。记得第一次挖慈姑,我求胜心切,东挖一钎西挖一钎,但几钎下来都没挖到慈姑。父亲提醒说,挖慈姑是有技巧的,下田要把慈姑枯萎的秸秆用刀割去,然后要一钎一钎顺着挖,就挖到慈姑了。我按父亲教的方法,顺着挖个路子,果真一钎下去,挖到了慈姑。

我的老家下舍是全国闻名的“慈姑之乡”。每年大雪过后,外地前来下舍采购慈姑的大小船只,争着抢收慈姑。我问父亲,宝应长慈姑的地方很多,为什么下舍的慈姑让人爱呢?父亲笑着说:因为我们这里土质好,种出的慈姑,皮青肉白、又大又圆、坚实如栗,味道鲜美,所以成为南京、常州、上海等大

城市春节餐桌上的一道美食。

老家人把出售的慈姑,洗得干干净净。但留着自己吃的慈姑,却浑身是泥地盛在柳筐里。按照父亲的话说,洗干净的慈姑,放几天再吃,就不新鲜了,失去了最初的味道。吃慈姑讲究新鲜,只有带泥土的慈姑,才能保鲜。春节前从田里挖出沾着黑泥的慈姑,盛在柳筐里,放在厨房盖上一层稻草,既保鲜又防冻。慈姑是老人家春节期间招待客人最好的“肉边菜”。将泥慈姑洗净去皮后,切成两半,用来烧肉,下锅半个把小时,便有一缕缕慈姑和肉的香味从锅盖的缝隙里钻出来。袅袅香气,扑鼻而来,把贪吃的孩子馋得直流水。

前几日,我从老家带了几斤泥慈姑回来,明天我会以慈姑为主料,制作一桌慈姑宴,请上儿时的发小,聊此怀旧。

住院

□如东 桑云梅

老妈发微信来让我把老爸的裤子带回家洗。从病房小橱柜里拎出和毛线裤、皮带连在一道的外裤,深灰色裤子,尽管没破洞,那质地一看一摸就知不晓得穿了多少年,腰部原本粘连的狭条已整体利落落地分解双层。手中扒拉着,往袋子里塞,心上把它嫌弃成一条丑陋黏稠的大死鱼。“家里好几条新裤子,非要穿这破的。”话音未落立马悔了。果然招来老爸批人的口风。被老爸的批评之声罩住,发觉复返到从小到大的阴影之下了,久远的不舒服的感觉像小种子在内心土壤萌动。那“邪恶”的小种子缺失营养骤然瘦了不再悸动。将这个插曲告诉姐姐,她说“老头儿先前骂儿的,精神好了就开始说人了。”

姐姐先阳,单间隔离还是没能阻挡传染老爸老妈,俩人开始咳嗽。有肺气肿的老爸说难受得一夜没睡,一向能熬的他要求上医院。阳过的姐姐和阴着的表哥把他送医院检查,医生诊断需要住院治疗,于是,家里有吸氧机却不肯吸氧的不听话老头儿躺在三个人的病房,妥妥呼吸医院里的“浓氧”,还有阴着的堂哥每天去陪老爸唠嗑儿。

N95口罩、一次性手套、一套入院专服。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——二十四病区,跨入,和外面不一样,和一般病区不一样。阳过的我,缓缓行进在这长长又短短的走廊,阴着的堂哥和阴着的表哥,以怎样的勇气踏入这不一样的地方,医生护士穿梭于这不一样的地方,空气中弥散着生命因子、人世凉凉。

被通知换病房。邻床奶奶与我们方言不通,时时咳嗽得厉害,惹得我好像又要复咳起来。原来,那

不拜年

□宜兴 朱超群

下了班刚吃好晚饭,母亲的视频电话突然来了,在电话里母亲问我什么时候放假?我告诉她大约还需要一个多礼拜,母亲听了非常高兴,连连告诉我说家里养的鸡都长到七八斤重了,就等我回家给我做白斩鸡呢,母亲还说她还特意灌了我爱吃的香肠,还腌了腊肉……

说到兴起,母亲把家里的一应琐事都跟我说了个遍,却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,问我:“今年你们还打算出门拜年吗?”母亲的问话让我一怔。就今年的这个实际情况,我是不打算出门拜年的,然而这只是我的想法,我并不清楚母亲怎么想。甚至我突然想,母亲之所以问我这个问题,一定是听别人说起过今年过年不拜年,她担心我今年也不拜年……为了不让母亲担心,我考虑迂回着先回复一下,反正一切等回家后再慢慢沟通,便回复母亲:“拜年啊。”

谁知我后面解释的话还没说出口,母亲已经急急地打断我说:“今年特殊情况,亲戚朋友间你们还是不要拜年了。”母亲说现在疫情肆虐,虽然大多数人“阳过”了,也“阳康”了,但是很多事还是要注意,特

个照顾她的红衣女人不是她家里人,是护工,据说奶奶家人都阴着不敢来陪护。竖起病床小餐桌,开饭,送的第一顿,红烧肉、香菇青菜、肚肺山药汤,老爸大块吃肉,大口喝汤。奶奶点的医院饭菜,一份炒藕一份白饭,很快吃好,餐台很快撤下,奶奶咳嗽之余不停拿眼睛瞟这边饭菜瞟爸爸。

这次休整比长假还要长,溺水者缓过来,周一能上班了,守着一个人的窗口,原本应该五个人的窗口。我度完劫了,那四个还在历劫,办事的寥寥无几,估计都水深火热。

我上班,换人给老爸送饭,好吃好喝。听说,邻床奶奶每天照例孤独地享饭菜的眼瘾,隔壁床的聋哑弟弟嗯嗯啊啊很快出院了,而那个三年前被撞成植物人的妹妹,情况不好,不知能不能见到第二天的太阳,虽然谁都不知道太阳对她来说还有没有意义。

六天,老爸出院。听说老爸在家还是不吸氧,我说换作是我成天趴吸氧机上。电话督现场促,姐姐终于传来好消息,好好吸了,转阴了。照片里的老爸,靠着沙发背睡着了,跷个二郎腿,一套旧黑白花睡衣,一顶黑针织高帽子,鼻孔里塞两个吸氧鼻头,高帽子掩不住雪白头发拉碴胡子、盖不住垂老安宁气息,一株糙手橘皮老树。

习惯了蓬勃萦绕烟火之气,喧嚣得沉沉踏实,而这一路一路,连日以来的静寂空廖,让人唏嘘、慌张、空落。陡然驻足,蜡梅幽香,似远处缥缈而至的轻歌,悠悠然,殷殷。这个冬,暗色,被一枚一枚金黄点亮,连接起混沌与期望。一个黄色音符打破无边、没底又煎熬的沉默,聲音——近了。

别是防护不可懈怠,而且这个病毒对有基础病的老年人特别不友好……母亲说:“现在亲戚里上年纪的长辈不少,咱们今年的首要任务不是拜年,是希望他们平安。今年不拜年,情意不会少,不会断。”

母亲还跟我说,不拜年这件事,她会去和亲戚朋友们沟通,相信大家都能理解。母亲的话无疑让我吃了定心丸,我赶紧说,其实这件事我们几个表兄弟们都已在微信群里沟通过,大家都说今年的职责是护佑家里长辈的安全,所以这个新年会以陪伴父母为主,至于亲戚间走动和拜年,来日方长。

母亲说今年不用拜年,我这边自然是应答得快,只是母亲不知道的是,她和父亲也在我的保护计划之内。父母双亲都已到了古稀之年,前几日听到他们“中招”的消息,同样中招的我患虑到不能自己,远在几百里之外,只能天天打电话,事事常叮嘱,好在二老都症状较轻……但由此我打定了主意,特意把我放年假的时间说晚了几天,因为我想了老家“隔离”几天再去见他们——想给他们一个安全、安逸的新年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31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